

《新哲人》第一期(2024年12月)頁164-174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

書評：*The Life of Lines*

沈立遠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

E-mail: b09105002@ntu.edu.tw

壹、前言

The Life of Lines（《線的生命》）一書的作者 Tim Ingold 一直是一位多產的人類學家，並且從最開始討論文化生態學、生態關係等生態環境人類學議題的民族誌，跨展到了知覺生態學與哲學等領域，重新思考人與環境的關係（李威宜 2021）與嘗試批判心靈／身體二元對立的形質論 (hylomorphic model)（蔡翔任 2022），用 Ingold 自己的話來說，是從民族誌逃到哲學，因此在 *The Life of Lines* 中也可以大量看到 Ingold 與 James Gibson 的知覺生態學和梅洛龐蒂的現象學有所對話。而作為晚近人類學本體論轉向與新物質論的代表人物，Ingold 在本書勾勒出其特有的線、路徑與移動存有論，強調「生命即線」的觀念，在處理「生命」的問題時也連帶（或是必然）處理「世界」的問題，可以看出其繼承並擴展海德格 dwelling、「棲居於世」的概念¹，其中除了線也還包含 Ingold 自己提出的天空氣象學、天氣世界 (weather-world) 和介質 (medium) 等概念的討論。最後在涉及存有論的同時，有關認識論範疇的知識、經驗和教育也是 Ingold 著重討論的對象。本文即是對 *The Life of Lines* 內容的整理與概念的釐清，同時希望能更加理解 Ingold 在人類學與哲學中的定位。

Ingold 在 2006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經闡發將生命視作為線的論點（Ingold 2006），當時是從「新泛靈論」的角度出發，亦即反對傳統泛靈論假定生命是一種物的特有屬性，或是從一個已經由許多物組成的世界中出現的東西，新泛靈論和 Ingold 主張應當將「生命」當作內在於世界持續的生產過程 (continual generation or coming-into-being)，而生命的意象就會是線，相反於西方思想中一直區分內在外在的模式²，生命是開放於世界的，並表現為

¹ 有關 Ingold 對於 dwelling 概念的闡述，可見於以下這段話：“a conception of the human being not as a composite entity made up of separable but complementary parts, such as body, mind and culture, but rather as a singular locus of creative growth within a continually unfolding field of relationships ... I call this the ‘dwelling perspective’. Humans, I argue, are brought into existence as organism-persons within a world that is inhabited by beings of manifold kinds, both human and nonhumans. Therefore relations among humans, which we are accustomed to calling ‘social’, are but a sub-set of ecological relations.” (Ingold 2000: 2-3, from Holbraad & Pedersen 2017: 49)

² 這種區分內在外在的模式可以表現為一個封閉的圓圈，Ingold 稱之為「反轉邏輯」（the logic of inversion）。通過反轉，物或人參與世界的場域被轉化為一種內部架構，物或人的外觀或行為僅僅是一種內部架構的外在展現，亦即人原本參與在錯綜複雜的關係網中行動和感知，卻被認為是按照頭腦裡的文化模式或認知基模來作用。Ingold 因此說：“Through inversion, beings originally open to the world are closed in upon themselves, sealed by an outer boundary or shell that protects their inner constitution from the traffic of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surroundings.” (Ingold 2006: 11)。例如，早期民族學家討論泛靈論 (animism) 時，認為有靈 (animacy) 或有生命是賦予

運動和軌跡，與其他同為線的生命相互糾纏並構成粘團 (meshwork)，同時這個粘團亦是世界。Ingold 在這篇文章後還處理了介質、天氣等在傳統西方內在外在區分無法被理解的東西，以及在生命為線的存有基礎下如何「認識」。但其中並沒有更加深刻闡述生命作為線會造成什麼樣的效應？運動和軌跡具體會是什麼？介質、天氣和線的關係是什麼？生命為線對知識、認識世界有什麼影響？

以上提到的概念與問題在 *The Life of Lines* 有更進一步的處理。本書分為三個大部分——闡述線意象的 *Knotting*、闡述運動與環境的 *Weathering*、進入到集中討論人的 *Humaning* ——總共有三十個小章節，其中不只是人類學、考古學、社會科學等知識和案例，還充滿有關藝術、建築的討論，以及許多生活「經驗」的闡發，相比於較為嚴肅的高階理論書，Ingold 的筆法非常活潑有趣，散文式的書寫生活經驗也讓讀者相對容易理解和有所共鳴。

貳、第一部分：Knotting

進入書的內容。書的第一部份 *Knotting* 即討論生命為線和世界為線的意象到底會是如何，為什麼需要以線的意象來理解生命和世界？Ingold 開宗明義的說：唯有作為線的生命才有使得關係得以可能 (Nothing can hold on unless it puts out a line, and unless that line can tangle with others.)，線則具有扭轉 (torsion)、屈曲 (flexion) 和活潑 (vivacity) 等意象；而相對於線，則是長久以來 blob (為上述提到反轉邏輯意象的「一個封閉的圓」，具有明確邊界的實體，我翻譯成塊體) 作為生命的意象，塊體佔有空間，與其他塊體會相撞或融合，擁有空間、質量、密度和物質 (material)，但塊體沒辦法與彼此糾纏與連結，Ingold 認為只有塊體的世界不會具有生命力和運動。這並不是說這個世界只有線而無塊體，Ingold 以人為例子，塊體給了人重量和體積，線則賦予我們行動和連結。這樣的意象並不是隨意的空想而來，反而 Ingold 認為從古典的社會理論中就可以看到塊體和線的意象來解釋社會關係，例如斯賓塞和涂爾幹的社會理論都代表了塊體的思維邏輯，前者認為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並根據私人利益組成社會，後者則是認為個體之上有個「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個人意識如何組成集體意識的問題卻無法解決，因

到存在物上的某一種屬性、把靈魂或生命注入到實物裡的結果，因此早期人類學家試圖在異文化中找出一條賦靈原理 (animating principle)，其異文化的人們擁有某種信仰讓某個物體擁有了靈。

為個人意識在組成集體意識時就會馬上消失（一個塊體融合成一個大塊體，獨立的塊體無法被辨認），涂爾幹並非沒有意識這個問題，但直到涂爾幹的弟子 Mauss 才處理了這個問題。在經典的著作《禮物》中，Mauss 讓我們看到送出的「禮物」其實是「人」的一部分，透過送禮，兩方存在於彼此的意識之中但卻又沒有融合成一整個大意識³。Ingold 從中想帶出的是，不管是生命或精神，都不能用一種封閉實體的意象去理解，因為生命是具有不斷開放、動態的特性，就如同線一樣是在編織 (weaving) 一張網絡，透過環繞、打結使得網絡關係穩定，同時打結也意味著處於過程、變動當中。Mauss 的社會意象和啟發可見於此句：“We see groups of men, and active forces, submerged in their environments and sentiments”，Ingold 認為 Mauss 的社會即為由線交織在一起、沒有界線和持續延長的毡團 (meshwork)。

從上述關於社會的討論，Ingold 緊接著引出生命作為線時，「關係」會是如何形成和維持的，他認為結 (knot) 即為關係的基礎，其不同於以下幾個意象：block，積木組裝結構，線則是綁成為結或是節點 (nodes)，前者的組裝為鄰接和外在接觸，繩結則是牽連在一起；chain，鎖鏈在放鬆時不會改變，但線則會有被綁的痕跡，亦即繩結具有記憶和變動的特性；container，線沒有內外，具有空隙 (interstices) 而非封閉。這裡 Ingold 也跟 Graham Harman 的物件導向存有論 (object-oriented ontology) 做對話，Ingold 認為只有物件是不可能生命、運動和時間，物件導向存有處於一個沒有時間和動力、一個惰性的化石宇宙，唯有線才得以讓運動和生命得以可能，讓塊體不會僅僅是個客體、物 (object)⁴。

³ Mauss 在《禮物》中的一個關鍵問題之一，即是送禮後為何有還禮？在毛利人 taonga 寶物的例子中，taonga 總是伴隨著稱為 hau 的靈力，毛利人的描述是：「若你給我 taonga 而我轉送給他，則他為了這禮物中的 hau 不得不還送我另一件 taongo。而我又得把他這 taonga 送還給你，因為這 taonga 其實是發自你的 taonga 的靈力。」(Mauss 1991[1950]:21) hau 總是需要回到原本 taonga 的主人身邊。Mauss 對此的詮釋因此是，禮物還禮的動力來自於人與人之間的束縛，更進一步說，送禮給別人就等於送自己的一部分給別人。不過，在初步蘭群島庫拉 (kula) 交換與西北美洲誇富宴 (potlatch) 的民族誌案例裡，Mauss 更認為禮物交換是整體社會現象 (total social phenomena)，一切有關經濟、政治、榮譽名聲、儀式、性愛、神話都在禮物交換中展現，但這裡整體的意思卻不是一成不變、處於靜止或骨架批湊的狀態，也不僅是觀念或法則，還有人、群體與行為 (ibid: 104)。用 Ingold 的話來說，Mauss 的 total 不是將每個 individual 和交換各個部分加起來 (additive)，而是對位的 (contrapuntal)，因此整體是處於動態之中並不斷延續，不會到達一個完滿或最終性 (如反轉邏輯意象的一個封閉的圓一樣) (Ingold 2015: 10-11)。

⁴ Ingold 對 Harman 的批評如下：“To illustrate how objects allegedly withdraw into themselves such that they can have no immediate access to each other’s essence, Harman gives us the example of rain and a tin roof. ‘Rain striking a tin roof does not make intimate contact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tin any more than the monkeys on the rood or the impoverished resident of the tin-roofed shack are able to do’

可以率先看到 Ingold 在書中不斷強調，以及新泛靈論時常討論的概念，即為變動和關係，例如 knot 的特性除了使得線得以產生糾纏、創造關係，其也不會是限定、不變、恆久的，線本身也會在 Knotting 後有所變化，而不是恢復到一種「原始不變」的狀態。因此 knot 所產生的關係會是「持續進行」(carry on)，Ingold 稱之為 sympathy 的連結關係形式，對應於 articulation⁵。Knotting 的這種連結關係形式並不是只有在人類的社會關係（如 Mauss 禮物交換的例子）才可以發現，Ingold 更認為世界中的「物質」(material) 也是這種連結關係形式所組成的：As in the knot, materials offer themselves to one another on the inside, yet without losing their identities in the composite whole (p.23)。Ingold 舉了木匠的例子，木匠做出的產品跟編織的籃子其實都是由 knotting 組成的，木頭與木頭之間的連結如同線的 knotting（這裡的例子是榫卯），都可以視作是糾纏、牽連在一起，同時兩個木材仍彼此獨立，並且在分開時會留下印記（記憶）；另外，人體骨頭的連結也可以找到相同概念，骨頭中間有韌帶的連結：It is not so much an exterior connection of rigid elements as an interior condition of correspondent movement, bonded on the inside by means of a linear mesh of ligaments. (p.25)。此外，Ingold 還引用了 19 世紀建築家 Gottfried Semper，其認為房子的牆 (wall) 其最開始是由樹枝、木材、草蓆等要素編織而成，而這樣編織的概念也並沒有在現代房屋中消失，例如剛剛提到榫卯，Ingold 還提到了日式建築（竹房和榻榻米）等例子，包括在鋼筋水泥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儘管有些看似實體、不可穿透的物質，但物質與物質的相接是以一種交織、knotting 的方式組成的。

Ingold 想做的並不是說這些物質真的是由一堆線和結組成的，而是希望我們以一種線和結的思維 (thinking-through-knotting)，來重新思考我們所認為的物質和由物質所處成的世界會是什麼，其中我覺得最為精彩就在於對地面 (ground) 的重新審視。Ingold 認為，以往我們往往將地面視為一種堅固、不動、不變的表面 (surface)，這種觀念幾乎根深蒂固，例如心理學家 Gibson 認為地面是陸地生物的支撐機質，並強調一種界面 (interface) 區分物質 (substance) 的大地和作為介質 (medium) 的空氣。但現實生活中，這種想像的界面根本難以存在，仔細想一想，山儘管隆起但仍然是地面，山就是地表。

(Harman 2011: 174). Two pages later, he asserts — without the slightest attempt at justification — that ‘time does not exist simply because only the present ever exist’ (Harman 2011: 176). But in a world without time, rain could not fall: indeed, since rain is the falling of drops, there could be no such thing as rain at all; only drops suspended in mid-air. No wonder they make no contact with the tin of the roof!’ (Ingold 2015:17). 筆者尚未有能力處理 Ingold 以線為主的存有論，以及 Harman 的物件導向存有論之差異，在此只將 Ingold 的批評呈現，這點感謝審查人之提醒。

⁵ 有關 articulation 參考本書第五章。

我們可以看到，地面其實是動態、被行人 (walker) 以一種動覺式的感受所理解，因為地面實有著無限的變化，同時地面也不是預先存在、一種不變的基礎，如同山如同峽谷，地面持續的再生長和變化，不斷地跟所謂的空氣、大氣等地面以上的東西再互動。我們其實可以說，地面也是一種「編織」，各種變化和要素編織了大地，這些組合也沒有喪失自己的特性，山是地表，但也是山⁶。

在第一部分的最後，Ingold 將地面的討論延伸至關於「知識」的議題。首先是康德對於地面的想法與 Gibson 類似，他認為地面是所有能被理解對象的支撐水平面，同時地面會是球體，因此地面是有限和可計算的；這種對於地面的觀點，Ingold 將其類比到了康德對於知識非無限性，先驗 (priori) 的想法，知識能夠被排列，就如同知識對象被安穩放在地面上。如果現在我們對地面的想法完全不同，地面不會是穩妥的基礎後，知識是不是也該有不一樣的面貌？這是 Ingold 有關認識論和知識的討論，是在第三部份所著重的內容。

參、第二部分：Weathering

The Life of Lines 第二部分接續「線」的思考模式，但卻又出現了與線不太一樣的概念和事物。這裡要處理的首先是「運動」(movement) 的問題，在第一部分時我們提到線提供了生命和運動，或說要以線來理解，運動才得以可能。Ingold 舉了颱風和蝸牛的例子，颱風在現實中的移動絕對不會是一個點到點、單純空間置換的過程，它並不是一個連貫的、獨立的、在不同座標移動的物體，而是沿著線所移動，亦即颱風本身就是運動，它在移動的過程中盤旋和旋轉，颱風不斷地變動，一方面向前方正在生成，一方面在後方消散；蝸牛的運動也一樣，往前讓身體趨前，在後方留下足跡。不管是一個有機體或是天氣現象，運動的方式都是不斷生成和消散，其實也非常像是 Mauss 禮物的運作，在收禮和送禮間來回。

在運動中還可以進一步觀察到兩條類型的線，一種是在地面上形成的痕跡，另一種則是則在空中串起。前者為痕跡 (treads)，後者為縷線 (threads)。第一部分在講地面 (ground) 時就已經提到地面會與地面以上的各種事物有所

⁶ 這裡 Ingold 引用了德勒茲在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的概念：One thing may seek to distinguish itself from another without the latter's distinguishing itself from the former. (p.34)

互動，例如風、氣候或是其他天氣現象等，如果此時我們想像一有機體，可能是一個人，當他在走路時，他同時需要注意不斷變化的地面，同時也要呼吸、對天氣現象有所反應。Ingold 以呼吸為例子，呼吸也可以被看作是線條的運動，空氣穿入體內後再被排出，而呼吸則給你身體的動力繼續行走、同時回應大地和天氣。Treads 和 threads 所代表的，我認為即是強調運動會同時與地面和空氣互動，並且兩者對運動來說都是不可缺的。這裡的空氣，更精確的說，Ingold 稱之為介質 (medium)，在直觀經驗上其不像地面具有物質性，但又絕對不會是空無一物。對於 Ingold 來說，介質的重要特點就在於「生存於其中」，例如水對魚來說會是介質，對我們來說可能會是物質，介質因此提供我們運動、呼吸和知覺 (perception) 的條件，讓事物能與我們產生關係，讓天氣現象得以以線的形式發生和運動。

對於人來說，我們的介質即為大氣 (atmosphere)。Ingold 首先反對科學、氣象學 (meteorology) 的理解，他認為科學只將天氣視為大氣的氣壓變化，就忽略了實際在作用和運動的那些天氣氣象和經驗，同時他也反對美學式 (aesthetics) 將大氣只視為感官經驗，這完完全全排除了天氣現象實際正在發生。要將兩者結合，就必須納入剛剛提到的介質，其讓天氣現象得以發生，又讓我們得以經驗。此時，我們可以看「變動」的特性又再次被強調，既然介質中有各種天氣現象和運動，那它必然也是個不斷變動的世界。一個生命、一個有機體、或是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中絕不會是以「單純觀看」來經驗和感受世界，反而是一種觸覺 (haptic) 的形式來與物互動：It is the engagement of a mindful body at work with materials and with the land, 'sewing itself in' to the textures of the land along the pathways of sensory involvement. (p.81)

那麼介質和線的關係是什麼呢？所謂的世界究竟是介質還是由線編織的毡團 (meshwork) 呢？再次回到走路例子中，可以發現人在行走時，需要與大地互動，包括注意大地、回應地面出現的地線，作為一個線的生命，人此時與同樣是由線編織的大地再互相糾纏，不管是所謂的身體還是心靈；另外，人同時處在介質中，除了注意天氣現象和回應以外，介質也是讓人得以持續行走的條件，因為人需要呼吸，介質讓人得以施力向前，如同颱風一樣不斷生成和消散。因此我們可以說，生命的運動參與、編織了世界、或說大地 (ground) 的毡團 (meshwork)，而介質和大氣 (atmosphere) 則是讓編織得以可能的條件和中介。而不管是大地或是介質，如前所述都是持續在流動的，並且當人在走路時，這兩者交互在人身上，甚至我們可以說當人吸氣時，是在與介質互動，和當吐氣時則釋放行走的力量，開始參與編織世界的毡團。

這裡同樣涉及到有關知識和知覺的問題，即在行走或是任何與大地和大氣互動時，我們是如何知覺這些東西的？Ingold 引用了梅洛龐蒂的相關討論，梅洛龐蒂認為知覺一個事物時也是被事物知覺 (To perceive things is simultaneously to be perceived by them: to see is to be seen, to hear is to be heard) (p.84)，這個意思並不代表被知覺的事物有同樣的知覺，這裡所說的雙向知覺實是一種影響，也就是說知覺即為成為被知覺物 (Perceivers become one with what they perceive)，所以這樣的知覺過程其實是一種循環，Ingold 很巧妙地將這種知覺過程類比到前述的「呼吸」，當我去理解一顆樹時就像在呼氣，我開始與世界交織，而這棵樹在我知覺的同時影響了我的意識，如同吸氣一樣，讓我下一刻的呼氣／知覺得以可能。

如此的理解過程，Ingold 延伸去討論有關天空，以及存在於介質／大氣中的各種現象如光、聲音等等，這些現象不單只是科學所說的自然現象，還需要放進介質、毡團、知覺過程等邏輯下來看待。Ingold 在第二部分加深了關於生命作為一條線的討論，包括運動怎麼展現，運動和生命需要什麼條件，介質、線與交織網絡的關係，並更進一步帶到了人如何知覺世界的討論。在第三部分最後，則稍為將重心放在「人」的身上。

肆、第三部分：Humaning

第三部分 Ingold 的視角聚焦到了人類身上。首先他引用了中世紀哲學家 Ramon Llull 和二十世紀西班牙哲學家 Jose Ortega y Gasset，前者強調「人」並不是一個先驗給定的存在，而是不斷地透過實作開展自身，後者則認為人不僅不斷在行動中創造自己，更是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取代當下的自己 (their becoming is continually overtaking their being)，Ingold 認為這兩者的共同點在於 'leading life' (引導生活)，即強調人作為動詞、動態而非靜態的意象，從前面關於線的討論也可以得知，對於 Ingold 來說生命作為線的意象，重要的即是運動和變化。不過人的變化和運動，具體的展現會是什麼？

Ramon Llull 和 Jose Ortega y Gasset 都為強調一種主動建構、做出 (making) 人類的意象，但作為一個有機體和生命，人也會成長 (growing)，Ingold 隨即開始討論 making 和 growing 的關係。一般傳統認為，人類會成長是因為主動付出、做事以此成長 (growing-in-making)，但 Ingold 則倒轉了兩者，認為兩者的關係應被理解為 making-in-growing：growing 可以說是生命本身的動態成長，而 making 則是類似「事件」一樣刻畫了 growing 動態成長的

各個時刻，例如許多古典民族誌裡對於「成人儀式」的描寫或是《南海舡人》都展現了這種特性，更甚，在許多北美印地安人的文化中，陶器也有這種 *making-in-growing* 的特性，Ingold 稱之 *anthropogenic*。Ingold 在此想要強調的是不只人類具有這種特性，一些以往被認為是無生命的器物也會有，這是因為生命並不是一個預先給定的條件，而是需要被理解為在動態中創造出來的事物。當我們看到生命（一種動態啟發的狀態）具有這種成長和行動，那種具有主動為之的 *agent* 概念也會開始被打破，因為此時行動並不一定伴隨著能動 (*action without agency*)。Ingold 接下來帶入了另一組對應：*doing* 與 *undergoing*，*doing* 即創造出一個東西，有可預見的終點；而 *underdoing* 則是從 Henry Nelson Wieman 的概念發展出來，指涉人在社會生活中，必然產生的網絡關係對人的影響，在 Ingold 的脈絡下則擴展到整個生命有種「順勢而為」的感覺，亦即生命持續運作並持續受到影響。如同 *making-in-growing*，在此是：*doing-in-undergoing*，這裡 Ingold 提到漢那鄂蘭分析拉丁文 *agere*（啟動）和 *gerere*（擔負）這兩組對應詞，其所指涉的行為其實是必須被綁在一起的，一個人發起行動必須仰賴其他人的幫助。Ingold 可以說是擴展漢那鄂蘭的使用，任何的 *doing* 即是在 *underdoing* 之下，*doing* 的意思也改變了：

What we do is not done by an authorial agent with a design in mind. It is, rather, part of a never-doing process of attention and response in which, as we have seen, all human life is caught. is a kind of action without agency, a doing-in-undergoing, an auto-fabrication, an anthropogenesis. (p.145)

原本 *doing* 有的那種能動性、將心靈的想法投射到外在行為，這種意象在 *doing - in - underdoing* 的情況下不再成立。

Ingold 緊接著就必須處理如何理解世界，以及有關知識的問題，既然現在不再承認有個心靈引領身體去主動做、瞭解事物，不過 Ingold 以拉丁文詞源學帶出了兩種教育：*educare* 和 *educere* (*ex+ducere*)，前者是我們熟悉的將知識有系統地、抽離於世界的教育，後者則有將人帶進一個開放世界中，很明顯地，Ingold 想強調的是後者。讓我們再想想走路的例子，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們已經提到，不管是大地還是大氣都不斷在變動，行人必須去注意並回應這個開放世界，可以看到世界本身對我們即有主動的影響，很大一部分我們是在開放於一個變動，或說還未來到的世界，因此某些時刻可以說我們是在等待世界向我們顯現，如同一個獵人等待野獸的蹤跡一般。在這裡的關鍵是注意力 (*attention*) 和回應 (*response*)，這是我們去理解／感知世界最

主要的方式，而不會是一個命令的大腦，如同第二部分所提到，梅洛龐蒂的雙向循環知覺過程。

伍、代結論

當我們以線的方式去思考，將生命作為一條線（或多條線）、世界作為毡團和介質，我們會發現生命本身不是預先給定，很大一部分也不是我們一直不斷地主動建造，如同「主體」一般，而是我們因著生命而不斷地再運動，而世界同樣也在變化，生命和世界在變化不斷形成各種關係。這種關係不會是主體和客體的關係，而是如線糾纏成交織網絡，搭配著介質的條件，生命在成長和世界變動中，去感知、注意和回應，呼吸並且釋放能量，我們會看到的不再是主客體，而是動詞 (verb)。Ingold 一步一步的推到生命、人作為動詞，希望每個人都能如線開放於世界，而不是一個封閉的圓圈。

Ingold 在這本書提供了一套截然不同的存有論，以線的意象出發，中間加入介質的條件，強調生命和世界的變動和關係，貫穿以往生命和非生命、主體和客體等封閉的區別。當然，Ingold 雖然在最後提出幾點實際人類學研究的方向，例如將經濟從 household 的管理圖像轉變為作為物質和能量的集合體，強調生命和環境的各種關係，但包括我自己在閱讀時都會較為疑惑：Tim Ingold 的這些東西如何應用到實際研究，或甚至進入到有關權力的抗爭場域去發揮影響力？這是未來值得持續擴展對 Tim Ingold 的瞭解，一邊去思考如何應用、實踐和不斷對話等問題。所幸的是，臺灣人類學和地理學界等相關領域，近期都有 Tim Ingold 展開對話，包括第 19 卷第 2 期臺灣人類學刊的環境人類學專題、藝術觀點 ACT 第 89 期等，皆非常值得參考。

參考資料

- 李威宜，2021，〈導言：環境人類學方法論的探索：與 Tim Ingold 對話〉，
《臺灣人類學刊》，19（2）：1-8。
- 蔡翔任，2022 〈生命線條的交纏共生：略論提姆·英格德的人類學〉，《藝
術觀點》，89：21-24。
- Harman, Graham. 2011. *The road to objects*. In *Continent* 3(1): 171-179.
- Holbraad, Martin & Pedersen, Morten Axel. 2017 *The Ontological Turn: An
Anthropological Expo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ngold, Tim 2000.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i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Routledge.
- . 2006. Rethinking the animate, re-animating thought. *Ethnos*, 71(1), 9-20.
- . 2015. *The Life of Lin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auss, Marcel, 1991[1950]，《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汪珍宜、何翠萍
譯。臺北：遠流。